

看电影

新书架

《我们一起摇太阳》:直面现实的生命之歌



范语晨

原本定档春节贺岁档,却与观众暂时告别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又回来了,3月30日将再度登陆院线。作为导演韩延的“生命三部曲”终章,这部电影依旧谈绝症、谈生死,因此在前几日的点映场,踏入影院之前的我相信影片一定是催泪的,但不确定,这个生命故事除了感人催泪之外,是否有足够扎实的内核?

然而,当头戴面罩也难掩憔悴面色的女孩凌敏出现在银幕上,对着手机镜头录制“征肾”视频时,我放下了审慎与迟疑,迅速被带入了她的生活。影片故事部分取材真实的新闻报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李庚希饰演的女主角凌敏因不堪忍受长期透析的痛苦,在某个陷入“emo”的夜晚,在肿瘤患者群里发布了一则颇具交换色彩的征婚视频:如能寻找到

与自己匹配肾源的肿瘤患者,她愿与他结婚,对方去世后她作为妻子接受肾脏移植,并照顾对方的父母余生。她发出视频后很快撤回并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内心深知这“既不道德也不现实”。而彭昱畅饰演的脑瘤患者吕途却恰巧看到了这条视频,身体里的肿瘤随时可能恶化的他想给妈妈找个依靠。于是,两个身患重症的年轻人阴差阳错地相识相伴,在最功利的机缘下萌生了纯粹而深沉的爱意。如同电影所依托的真实事件那样,影片的叙事始终有一种奇妙的张力。凌敏和吕途面对疾病的“破防”与抗争,面对爱情的畏缩与坚持,都是一场戏剧性与日常性并在的旅程。而用影像去层层发掘这场生命之旅的内在力量,《我们一起摇太阳》做到了。影片的基调是沉重的,又是轻快的。关于疾病的叙事自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年轻生命突然遭遇的疾病更是如此——每

一顿饭、每一口水都要严格定量,时常只能靠嚼柠檬片来缓解口渴,完全依赖透析的生活和随时可能要命的并发症,不得不居住在距离三家肾源排队医院均在5公里以内的老旧小区……影片对尿毒症病人生活细节的入微呈现,让观众从日常小事中感知着重症病人的艰难处境。意外的是,影片给人的观感却并不是晦暗与压抑的,反倒不乏轻快的情绪与节奏。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地设在长沙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以吕途母子为代表,富有喜感的“塑普”和湖南人热情乐观的个性,已然将疾病叙事中的沉重冲淡了几分。而乍看幼稚到有点傻气的吕途和勇敢执拗的凌敏,在相处过程中“欢喜冤家”式的化学反应,既作为戏剧矛盾推动着两个人情感关系的发展,也给两个被疾病侵袭的个体注入了原本属于年轻人的生命活力。影片中时不时出现的诙谐调侃——吕途被凌敏叫作“没头脑”,他却自嘲“没错啊,我本来就少了一块脑组织嘛”,让观众在心酸中不禁一笑,又在笑声中进入对生命的体悟与审视。凌敏和吕途的牵绊,也在含泪的微笑中逐渐加深。

笑中带泪的基调里,故事的构建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起于功利的交换,却成就了纯粹的相伴,不能不说是个无比浪漫的故事。不过,影片里的浪漫主义,不只是两情缱绻,而是艰难生活中,那看似幼稚的赤子之心、纯真之梦。不难看出,电影对浪漫的守护与成全:吕途妈妈对“摇太阳”的解释,吕途笃信的外星人联络群,两个人恋爱中对人生剧本的讨论和“再来一瓶”的游戏……这些童话般的片段,人们不会用“不现实”去评判,因为它们传递着对世间美好最本能的憧憬,和历经艰辛却依然向往明天的炽热。

极致的浪漫,往往来自直面现实的勇气。电影没有回避疾病中的脆弱身体:凌敏面庞上的灰暗与斑点、手臂上清晰可见的针眼和“瘰”,吕途头上醒目的开颅疤痕,都毫无遮掩地出现在观众视野里。但是,影片似乎更想探讨的是与身体病痛相伴的弱势处境:在吕途母子和凌敏一家的互动中,疾病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失序、隐痛与相互扶持让人无限感慨,高亚麟与徐帆等出彩的配角演绎让这些细节更加丰满可信;而凌敏一家遭遇的房产毁约,以及看房者们认为病人“晦气”的态度,更是道出了社会对重症者的偏见和回避。

令人惊喜的是,凌敏和吕途的人物魅力恰在于他们没有沉溺于弱势自怜的处境,吕途对抗疾病的方式是没心没肺地享受生活,而凌敏则如吕途描述的那样,是坚韧执拗、“有仇必报”的勇者——面对临阵脱逃的前男友,她洒脱利落地回敬并转身;

面对欺人太甚的房屋中介,她选择当众维权……于是,他们的故事里,没有令人透不过气的弱势与绝境,也不存在如有神助的奇迹结局,有的只是两个脆弱生命入情入理的抗争和并肩作战的甜蜜。绝症里的爱情叙事,笔法是琐细的,又是开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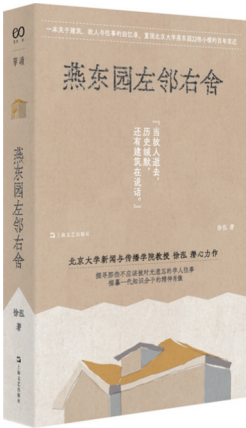
影片里让观众情不自禁落泪的,是凌敏和吕途许许多多琐碎平淡的日常。一起嬉戏打闹,一起在天台上接收外星人的信号,一起在大雨滂沱的夜里赶往有肾源的医院,一起在阿姨们的旅行团里开怀大笑……这些细节之所以格外甜蜜动人,是因为两个脆弱生命的相遇相依,给了彼此一份超越于疾病之外的真挚情爱,似乎把彼此带到了一个暂时远离痛苦的乌托邦中。而这些琐细的甜蜜中,贯穿着《我们一起摇太阳》最精巧的潜藏结构——爱情叙事与生命叙事的同频同构。年轻的身体突然遭受重大疾病的侵袭,想要快速解脱,是凌敏和吕途的最初感受,他们不愿接受自己和家人背负着痛苦延续生命状态,正是因此,凌敏发出了“征肾”视频,吕途也一度因为不想忍受反复开颅,而隐瞒了自己仍有治愈希望的事实。随着他们关系日渐亲密,吕途的脑部肿瘤再次恶化,他执意放弃治疗以便把肾脏移植给凌敏时,两个人对生命的珍惜和理解已经悄然改变。正如凌敏劝说吕途的那样:“以前我们说好的是,你走了以后我替你活着,但现在,我想跟你一起活着。”吕途不再抗拒治疗,接受了第二次开颅,而凌敏也放弃了速速解脱的执念,乐观地等待肾源的出现。

从被动、迫切地解脱病痛,到主动面对病痛,从“生命接力”的约定到“一起摇太阳”的信心,两个人感情发芽开花的过程,也恰恰映照着他们内在生命力量的不断生长。偶然相识的际遇似乎给了彼此一个重新认识生命的机会,两个个体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扶持,让他们珍惜对方的存在,从而体察生命的可贵。而他们爱情开阔而坚实的基础,恰在于唤醒了彼此主动的生命能量,如吕途妈妈对“摇太阳”这个词的解释:“阴天是太阳打瞌睡的时候,只要我们有意念,就能把太阳摇醒。”

影片的结尾,再次开颅手术后的吕途醒来了,凌敏与吕途举行了婚礼。但,凌敏的肾源何时能等到,吕途的肿瘤会不会复发,都仍是未知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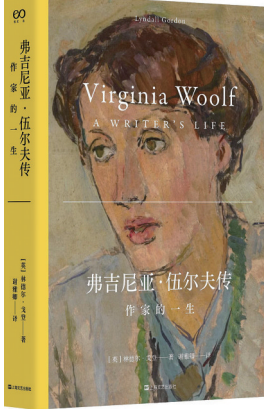
这是我喜欢的开放式结局,很浪漫,也够真实。很庆幸导演没有安排一个奇迹般的康复作为结尾,因为奇迹实在太虚幻,直面现实,才是真正浪漫的生命之歌。就像电影的西班牙语片名“Viva La Vida”所说,无论未来是晴是雨,我们都相信,“生命万岁”。

《燕东园左邻右舍》
徐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版



《燕东园左邻右舍》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的非虚构力作,挂挂上“历史建筑”标志牌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说话,讲述1926—1966年小楼里的住户与往事。作者以特稿的笔法、详尽的史料搜集以及对数十位燕东园二代的访谈实录,抢救对现场的记忆,抢救被淹没的历史——缅怀与致敬那一代学人:他们出生于清末民初初年,留学于海外,在国难时毅然归来,以科学文化报效祖国,历经各种磨难,始终一片冰心在玉壶。作者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她出生于燕京大学燕南园59号,从1946年深秋她出生100天时搬家至燕东园40号,至今一直住在燕东园,是这个园子里仅此一家的老住户。她深入每个家庭,记录了感人至深的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还有邻里之间的同事情、师生情,重现了那个时代学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书斋里的日常生活。

本书的另一亮点是,篇章页配有9幅不同造型的小楼钢笔素描图,每栋小楼后附有1926年至1966年的住户名单和85幅各家在燕东园小楼的珍贵留影。章后还附有220多个人物注释,为解读相关的往事打捞一批可能已被遗忘的学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家的一生》
[英]林德尔·戈登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版
谢雅卿 译

在大众视野里,弗吉尼亚·伍尔夫要么是一个脆弱的女作家,要么是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的唯美主义者。林德尔·戈登则通过伍尔夫的小说作品以及日记和书信重构出这样一个伍尔夫:她是强健的步行爱好者,努力工作的职业作家,更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探索“人类处境的千奇百怪”。通过回顾伍尔夫的成长史,我们看到一个生于信奉“女人是家中天使”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是如何通过自我教育成为世界知名作家。

作为口碑之作《T.S.艾略特传》的作者林德尔·戈登又一力作,同为女性作家的戈登挑战了常规传记线性叙事,用伍尔夫自身的意识流方法,追踪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瞬间,在真实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详尽地追踪记忆和想象在伍尔夫一生中的持续流动。与此同时,戈登也融合小说、随笔、日记、书信,使《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成为兼具文学批评的文学传记。原书最初出版于1984年,2006年戈登在新材料的基础上,从新世纪的女性主义视角做了修订本书译自2006年修订版。(范语晨)

文化观澜

对于现实题材剧而言,“奇葩人设”并不是一种万能灵药,将现实中的“奇葩人类”搬上荧屏也应把握人设的“度”,不能毫无底线。既能平衡观众的“爽点”又做出正向价值观的传递,才是一个合格的角色该具备的应有之力。

现实题材剧,无“奇葩”便不成“戏”吗

钟玲

由陈晓、童瑶主演的《小日子》一开播,其格外“下头”的剧情就引发网友热议,而意见出奇一致的是对男主角朱劲草的父亲“恨意滔天”。原本国产剧里非常普遍经常划画的婆媳矛盾,在这部剧里变成了尚能挽救的“潜力股”,全剧主打一个公公与所有人人为敌的画风:单说人设,恶毒婆婆的形象在以前的国产剧里并不少见,但在《小日子》里婆婆的惹人厌程度,却远不及公公的万分之一。

没有边界感、插手儿子家庭生活的婆婆张善亚,虽然出场时依然有点“面目可憎”,但等她丈夫朱大力一上线,她就显得“憨厚可爱”多了,且除了生活理念不同和年龄造成的代沟,人还是善良的。可是朱大力,就有点“人神共愤”,一些网友不禁评论他是妥妥的“封建余孽”,让人想要冲上去对他“一刀见血封喉”!他的极端行径和离谱行为不仅限于己为尊、贬低妻子、家暴妻儿……还有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强行让工作繁忙的儿媳妇为了他宴请亲戚做一桌子菜,因为儿媳妇没有做到,就将自己写的几个小时都念不完的“朱氏家训”当众宣读,只为“整肃家风,立长辈之威”;为防儿媳妇分家产拒绝和女方父母一起办婚房,却在小两口离婚后硬要去分女方父母全款给前儿媳买的房,直接打上门讨说法……

数不过来,真的数不过来。由此,《小日子》里自私自利、心胸狭隘、蛮不讲理的朱大力,一举端掉了过往国产剧里老年男性奇葩标杆的“小饭桌”,一飞冲天成了“渣爹”的天花板。曾经在国产剧里因“奇葩”而被广大人知的父亲角色,诸如《都挺好》里的苏大强,《乔家的儿女》中的乔祖望,都只能甘拜下风奉他为王者,真是太疯狂了。癫的不仅仅是朱大力,还有男主角公朱劲草的三姨,偷偷摸摸地顺走外甥媳妇顾茉莉的全新名牌包,八字还没一撇就开始觊觎儿子黄牵牛正在追求的女孩的房

产;朱劲草的追求者高夏菁,为了爱情便施展各种“阴谋阳谋”,生生把男女主人公的“小日子”搅和成了“悬疑+谍战”片……怎么说呢,就一堆“极品”全拼凑在男女主人公的生活里,就两个字:刺激。

与此同时,隔壁《欢乐颂》第三季和第四季里愚昧、偏执、蔫坏、无脑的何悯鸿也又又又上线了!并且越发疯癫,在“神经错乱”的赛道上加速度狂奔——与室友交恶,视父母为仇敌,不分是非黑白,像患了“被迫害妄想症”,对任何人的好意都有她自己体系里的一套揣测与理解。虽然不知这个角色最后会如何洗白,但她的发癫过程已经让人追剧时又愤填膺,血压飙升了一轮又一轮。最初,她的面貌还只是一个伪善的“键盘侠”,如今已是“人见人厌”。

近几年来,国产影视剧里如朱大力、何悯鸿这样能够激怒观众情绪的人设并不是孤例,还有《都挺好》里苏明玉的母亲赵美兰,《安家》里房似锦的母亲潘贵雨……都曾经是“人民公敌”。不得不说,影视剧里的这些“极品人设”,虽然人物特质的呈现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达到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辨识度高、讨论度强,以一己之力惹怒众生被观众讨伐,骂声不绝于耳。

追剧如受虐,也不知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类,是怎么从万千大众中被挑中“脱颖而出”的。但在恨不得怒砸电视之后,也冷静下来思考:虽说反派角色可以增加戏剧冲突和话题讨论度,但如此夸张的人设,缘何越来越多?在如今的现实题材剧里,何以“炫丑”“炫奇”成了新的流量密码?这是迎合观众的口味还是在刺激观众的神经?

必须承认的是,在影视剧产业越来越繁荣的今天,人们的审美也在与时俱进,在传统的善美美人设已成常规操作之外,能够刺痛人心、引发厌恶的反派塑造也已成作品的出圈途径之一。因此,不断挑战人们三观与认知的奇葩人设才会频频占据荧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角色换来的只是观众短暂的情绪失控,并不能让作品成为映射现实的经典之作,还会让观众产生



抵触心理和厌倦情绪。这一点,从《欢乐颂》第三季到第五季持续下跌的口碑与收视率就可以发现。

生活原本就不是只充斥着温暖与美好,人类的物种也本就多元,恶女、渣男在现实世界的确真实的存在,然而在生活中他们都有多面性、立体感,但国产剧中的此类反面人物,却越来越发脸谱化,其行为没有多少逻辑,只是不折不扣的工具人。“奇葩”也有段位,以往的角色里,《都挺好》里的苏大强,偶尔也会有一点可爱的地方,《乔家的儿女》里的乔祖望偶尔也会呈现他的父爱,他们的人设比较立体,有优点有缺点,虽然看起来都很讨厌,但是他们都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反派的符号,反观《小日子》里的朱大力,《欢乐



颂》中的何悯鸿,就“黑”到没有缘由,“恶”到不可理喻。

能够理解了为增加戏剧冲突效果,影视剧确实需要设定一些争议角色,但为了流量和传播度,就设定一些人格扭曲、品行不端的人,不考虑人物的性格是否丰满、不思索剧情的逻辑是否通顺,只过度专注于塑造他们的“奇”,为他们的“恶”层层加码,纯粹将现实题材剧变成恐怖片,是不是理解错了戏剧的内核?如此这般的现实题材剧,倒不如说是一种发疯文学,而这些奇葩人设也只是让观众情绪无法宣泄的“丑角”罢了。

在旧时戏班中,曾流传这样一句俗谚:“无丑不成戏”,这原本是一种对丑角的褒奖,换到今天的影视业态里来,“无丑不成戏”却成了一种讽刺。影视剧的主创们在追寻更多元化和更自由表达的同时,也应该懂得迎合观众的“口味”不是第一要素,更猎奇的角色形象也并非人们热衷追捧的对象。对于现实题材剧而言,“奇葩人设”并不是一种万能灵药,就算将现实中的“奇葩人类”搬上荧幕,也应把握人设的“度”,不能毫无底线,更不能顾顾剧情的逻辑与人性的复杂程度。在故事本身逻辑自治的背景下,于展现人性阴暗的同时,能给观众带去反思,既平衡观众的“爽点”又做出正向价值观的传递,才是一个合格的剧本与合格的角色该具备的应有之力。以“奇葩人设”吸睛,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投机取巧,在换来热搜的同时也必将有“反噬”。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维西

一间客厅,一对母女,在两个小时的倾诉与倾听中,是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的内心世界。3月29日起,备受期待的经典话剧作品《晚安,妈妈》将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重新上演。该剧最初由美国著名剧作家玛莎·诺曼创作,并于1979年在百老汇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百老汇经典的保留剧目。时光穿过近40年,《晚安,妈妈》中关于生命、亲情和沟通的命题仍被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次北京人艺版《晚安,妈妈》由唐烨和龚丽君共同担任导演,张培和孙翌琳出演主要角色,将焦点放在母女之间最难以调和的矛盾上,以丰富的日常生活和对话贯穿整个剧作,创造舞台上同一时空的感觉,强调了戏剧的思想性和质感。这种“生活化”的表演方式让观众得以更直接地感知两位女性角色的矛盾与选择,从而审视和反观自己的生活与内心。该剧导演唐烨表示:“这部作品探讨的不光是同一个屋檐下,貌似在一起生活的亲人们心灵的疏离感,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对生命的意义的探讨,生命应该是有价值、有质量的——我们既要活着,又要尊严地活着。”母女间的爱是这部话剧的核心主题。剧中,尽管妈妈对女儿的爱是无私的,但女儿却感受到了这份爱所带来的束缚和困扰。这种困扰无关对错,而是缺乏理解所致。剧中的角色在面对来自生活的压力,也探寻着生命的意义和爱的价值。

业界人士认为该剧成功地运用了生活化的表现方式和丰富的人物关系,以符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的方式,细腻描绘了母女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观众对生活 and 爱的深入思考。同时,《晚安,妈妈》也提供了一个现代导演与经典作品对话的成功范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邹红表示:“剧作家玛莎·诺曼将生活情境真实地反映到了剧本之中,让这个戏既是心理戏,又是哲理性,而此次重新排演中,唐烨、龚丽君两位女导演把握得很好,演员的行动很清晰,对于戏中看得出明显的层次,观众也因此发现了母女对‘爱’的理解的不同。”

北京人艺的再度排演不仅是对经典作品的致敬,也是在小剧场剧目方面拓展的一次尝试。未来,通过高质量的艺术表演和深刻的思辨精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探索呈现更多优质小剧场剧目。

据悉,《晚安,妈妈》演出将从3月29日持续至4月15日。

资讯

北京人艺版话剧《晚安,妈妈》即将上演